



禾林小说

HARLEQUIN

一世情缘系列

现代出版社

碎梦天堂

Tangled Hearts

JOANN ROSS

娇安·罗斯 著

李沐雨 译



爱上陌生人

Getting Personal Becky

JANET QUIT-HARKIN

珍娜·奎哈晶 著

张若文 译



一世情缘系列

碎梦天堂

TANGLED HEARTS

爱上陌生人

GETTING PERSONAL: BECKY

禾林®

现代出版社

图字:01—98—119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碎梦天堂/(加拿大)罗斯(Ross, J.)著;李沐雨译·爱上陌生人/(加拿大)奎哈晶(Quit-Harkin, J.)著;张若文译. —北京:现代出版社, 1998. 7(小说·一世情缘系列)

ISBN 7-80028-435-2

I. ①碎… ②爱… II. ①罗… ②李… ③奎… ④张… III. 小说-作品集-加拿大-现代 IV. 1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8673 号

一世情缘 系列

碎梦天堂

爱上陌生人

Tangled Hearts

Getting Personal Becky

原 著: 娇安·罗斯

原 著: 珍娜·奎哈晶

译 者: 李沐雨

译 者: 张若文

出 版: 现代出版社 禾林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出版
(北京安外 安华里 504 号 邮编 100011)

责任编辑: 张俊国

印 刷: 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1/32 9.5 印张

版 次: 1998 年 8 月第一版 1998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 刷: 20000 册

Harlequin®, 禾林, 及 Joey Device (箭角图样) 商
标为加拿大高哈利奎恩实业有限公司注册所有。

非经著作权人同意, 任何人不得重制、抄袭或转载
本书全部或部分内容、或为其他侵害著作权人之行
为。

本书情节、人物皆属虚构, 如有雷同, 纯属巧合。

著作权所有 翻印必究

This Edition Published Under Arrangement With
Harlequin Enterprises BV

书 号: ISBN7-80028-435-2/I·96

定 价: 12.00 元

碎梦天堂

TANGLED HEARTS

作者：Joann Ross

娇安·罗斯

译者：李沐雨

逃离死神魔掌却不一定找得到爱神
恍如隔世后的难料世事谁也没个准
当年心中挚爱如今已不再百依百顺
莫非造化作弄 情深福浅缘分已尽
五湖四海共徜徉 美梦就这么惊醒
咫尺天涯 彩蝶已不愿再随风飘零
重温鸳鸯恋曲 或许只有等待来生
但是卿卿 思念怎堪 我万缕深情
(康米契)

主 要 人 物

康艾莲：褐发绿眼、文静而有气质的古典文学教授，后来转任杂志社编辑。

哈约拿：年轻有为的建筑师，为理想放弃高薪工作，对康艾莲的爱，至为执著。

康米契：艾莲的前夫，才华洋溢的新闻记者，在黎巴嫩遭人绑架后，生死未卜。

康伊丽：米契的母亲，时髦的妇女，鼓励艾莲忘却忧伤，为自己而活。

怀梅莉：艾莲的姑妈，见多识广的摄影记者，回旧金山自创刊物，邀艾莲出任编辑一职。

费法南：艾莲的父亲，反对艾莲和米契的婚姻，后来又鼓励他们复合。

费大卫：艾莲的大哥，也是约拿的好友，是他们的媒人，也是最有力的支持者。

楔子

惊讯矗立眼前，她和米契却浑然未觉！多年后，康艾莲遥想起那个要命的黄昏，不禁感慨万千。

康米契一向是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其与生俱来不顾一切的胆大性格，不仅造就他成功的事业，也使艾莲爱他爱得死心塌地。艾莲从未见过像康米契这么有朝气的男人，因此，当他向她保证，他们的爱情具有使他们免于疯狂的神奇魔力时，她便深信不疑。

那是一个典型的6月闷热黄昏，鲜黄火球低垂在地平线上。艾莲步出贝鲁特美国大学的办公室，对隔壁美国大使馆前的示威者，视若无睹。

那天是她结婚周年，她打算要好好庆祝一番，暂时将她身边的战区，及夜色中的焦黑废墟和破水管都抛诸脑后，就当这个城市仍是光灿夺目的“中东巴黎”吧！

这一夜，她把已成断垣残壁的商店想像成金银丝绸相互争辉的旧貌；这一夜，她假装没看到附近海滩上有小孩子攀爬一尊废弃的高射炮，只看见象征早期承平时代的摩天大转轮。

米契在阶梯处等她。她正想奔进他的怀抱，

他突然从身后拿出一束花。

“郁金香！”艾莲垂下头，吸了吸粉红橘黄花朵的芳香。“真是美极了！在贝鲁特怎么买得到郁金香？”

他笑逐颜开，他深沉的笑声总是令她怦然心动。“有门路就好办事，简单得很。”

“这些花的黑市价格不便宜吧？”她摸着柔软的花瓣，喃喃道。

熟悉的花香勾起她对旧金山的怀念：蜿蜒的伦巴街道两旁，现在必已开满粉红与雪白的绣球花；而花匠则在名人堂种植鲜黄与鲜黄红百日菊，金门公园必已点缀着五颜六色的花卉，人行道上的候车站一定插满了新摘的艳丽花朵。

“放心吧，我的小山雀，”米契弯身用鼻子轻触她的颈子，嗅尝梔子花般的女性体香。“我一分钱也没花。”

婚后，艾莲就存钱想回美国买一栋大房子，屋内有偌大的空间供小孩子嬉戏，后院还有一棵大树可荡秋千。米契答应过她，等这趟中东任务告一段落，就会回国定居。然而，综观 12 个月来他在工作上的表现，艾莲实在不敢对于他的承诺抱太大希望；不过，等哪天她那才华洋溢的记者老公突然想安定下来了，她至少已有心理准备。

“记不记得我告诉过你，乌皮尔的老婆上个

月回荷兰生小孩去了？”米契问。

“记得啊。”艾莲就是受了老乌弄瓦之喜的刺激，才有了打算为米契怀个孩子的念头。

“碰巧他今天从阿姆斯特丹回来，我就拜托他为我的美丽新娘带一些花。”

艾莲一向有自知之明，自认眼睛太大，下巴不够尖，褐色长发太过笔直，实在称不上是个美人胚子。不仅如此，她的肤色也太过苍白，任这里的烈日曝晒，怎么也晒不黑。可是每次在米契深情的注视下，她就有了信心。原来米契眼中的她，是如此的秀美。

他远离家乡，来到这南方战区，风餐露宿，躲避封锁，在内战的交叉火网下逃命，却无时无刻不想着她。这份心意着实令她感动。

“你是我这一生遇到的最浪漫的男人。”她仰视他，爱意眼中熠熠闪跳。

“我也是碰到你才浪漫得起来，”他坦诚道。以前他与在国外结识的女人，均维持忽来忽去的短暂关系；她们和他一样，都不急于安定下来。“因为我发现，任谁娶到世上最可人的妻子，想不浪漫也难。”米契用他黝黑的长指捧起她的下巴，凑近献上短短一吻。

他们缓缓漫步于巴黎大道。

“近来在忙些什么？”他问道。

“我们仍在研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艾

莲挽起丈夫的手臂，左手的结婚金戒在夕阳余晖下闪动光芒。

“就是公元 5 世纪，斯巴达和雅典之间的战争？”

她仰起脸咧开嘴。“答对了。”

米契耸耸肩：“娶了个古典文学教授，脑袋若不多装东西，会露怯的。我在斯坦福大学二年级时，也修过一门古典文学概论。说到这本名著，咱们的老修昔底德还是如我记忆中一样枯燥无味吗？”

“不可否认，他是冷漠严酷的悲观主义者，但是他有时也会展现与生俱来的机智。我们刚刚上到修斯提底斯才发现波斯在那次冲突中的重要性，本地的参考资料似乎特别着重那方面的陈述。”

“触及痛痒的历史，一般人较感兴趣。”

“当然，好啦，今天的古典文学课程，到此为止，”她无奈地摇头，“难得有机会庆祝结婚周年，我可不想让古希腊战争或史学家甚至新闻方面的话题扫了兴。过几年等我们年老发白，坐在前廊看孙儿在花园里玩捉迷藏时，就可一边回味今晚的美妙时光。”

“就你跟我两人，宝贝。为了浪漫个彻底，我已在‘老船长’订位。”深情而犀利的蓝眸，捕捉到她额前一闪即逝的皱纹。“怎么了？”

她勉强挤出微笑。“没什么。”在电视记者敏锐的目光下，她坚持道：“真的没事。”他继续凝视着，眼睛眨都不眨一下。

“别再盯着人家看了，”她笑着抱怨。“你知道我最受不了你在‘60分钟’节目里，盯着镜头不眨眼的功夫，你再多看我一下，说不定我会供出最近干下的汽车爆炸案。”

“我老婆康艾莲——都市恐怖分子。”他温柔地拨开她脸颊上的数绺柔丝秀发。

康米契过去对婚姻一向敬谢不敏，他每想到能娶一个文静、博学且美得脱俗的女子为妻，总觉得不可思议。他并非对婚姻制度有任何偏见，只是不愿意墨守成规罢了；更何况，他常在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东奔西跑，无暇考虑终身大事。

直到他从黎巴嫩赶回家乡参加父亲葬礼才惊觉邻家女孩已长得亭亭玉立。

“如果你真的不想去‘老船长’，试试‘夏日田园’也不错，”他说，“自从它去年遭炮轰又重新开张之后，我们就没再光顾过。”

艾莲摇头：“‘老船长’好是好，只是——”

“只是记者老爱在那里鬼混，我们无法像从前那样自由自在？”

艾莲感觉脸上一阵红热。结婚12个月了，他只消说一个字，或坏坏地挑高眉毛，或摆出连续五年荣登《柯梦波丹》月刊读者票选最性感的

电视记者榜首的迷人笑脸，就足以令她春心荡漾。

“可以这么说。”

“亲爱的老婆啊，”他将她揽进怀里，微笑着对仰起的小脸说道：“你真的以为我在忍受两星期漫长的独身生活后，舍得与一群色迷迷又带酒气的记者，分享我迷人的老婆吗？”

“我希望我们可以独处。”一身烫热的红晕让她又羞又恼。

他的指节轻轻滑下她赭红的脸颊。“这简单，你聪明绝顶的老公已包下整个周末的蜜月套房。”他暧昧地挑动眉毛。

她两手环抱他的颈子，浑然不觉身处熙来攘去的街道，忘情地对米契说：“我爱你！康先生。”

“我更爱你！康太太。”他答道。“亲爱的，我们如果不继续走，我可能会把你拖往那片沙地，做出令你脸红心跳的事情来。”

他总有办法让她觉得自己是魅力十足的性感女神。她笑盈盈地以手指梳理他那罩着一层阳光的金发。“好嘛！好嘛。”

他们手牵手，举步前行。走到转角处，米契停下来向推车小贩买了两个用紫色绵纸包的红苹果，他递一个给艾莲。“当点心吃。”

“我还以为我就是你的点心呢。”她嘟着嘴，

娇滴滴地抱怨道。

“唉呀，就算像我这么猛健的情人，偶尔也需要补充营养，保持体力的嘛。”

艾莲未及回应，一辆古铜色轿车突然在他们旁边停住，尖锐的煞车声几乎撕破他们的耳膜。

三名配带自动步枪的壮汉冲下车，二话不说便把米契押至后座，扬长而去，留下目瞪口呆、一脸愕然的艾莲。

等她回过神来，脑海像中了丛发弹似的，她缓缓当街跪下，开始张嘴尖叫。

1

五年后的6月。

凉夜里，夜雾袭来，灯火迷蒙。旧金山湾的海风，将雾中银须丝丝地推进全市43座小山的每一处洼地。寂寥的雾号传过冰冷的海面，艾莲不由得打了个哆嗦。

“我就知道你在这里。”米契的母亲康伊丽携着一条象牙色的开司米围巾来到阳台，披在艾莲的裸肩上。“外头这么冷，不披件围巾是不行的，亲爱的。”

“我没想到。”艾莲拉了拉围巾，将自己包得紧些，这才想到，“沙克士”的时髦女店员只说，这套翡翠绿的丝质露肩礼服可衬托她美丽的眼珠，展露她的苗条身材，并未保证可使她暖和。

“问题在于你想得太多啦。”

艾莲没应声。由于无法面对婆婆怜悯的目光，她假装把注意力移向对面破雾而出的金字塔型建筑。公寓的玻璃门后，隐隐流泻出承聚会的喧哗声。

“你毋需愧疚，艾莲。”伊丽轻声说道。

艾莲转向她，矛盾的情绪澎湃不已。“你以

为我不懂得怎么做吗？问题是，每当我觉得快乐的时候，就会想起米契……”话语哽在喉中，她不得不打住。一会儿，才喃喃地说：“哦！天啊！熬了这么多年，还是难以平复。”

伊丽戴着戒指的手，搭着艾莲的手臂。“艾莲，亲爱的，不要为米契的死自责。”

“他提早一天回来，是为了不想错过结婚周年。”艾莲淡淡地说。“他若不在那个时刻到那个地方——”

“他们同样会在另一个地方、另一个时刻绑架他。”

这些年来，伊丽泪水已为她儿子哭干，她决定往后的日子要好好为自己而活。她以为艾莲的想法和她一样，但现在看来，似乎不是那么一回事。

“亲爱的，五年前国务院不就告诉过你，那些疯子早就打定主意要活捉米契？客观现实不是你能改变的。”

“我本来可以在他被绑架之前，坚持要他回旧金山。我可以一开始就拒绝跟他去黎巴嫩。”

“你真的相信那样就能使我儿子打消去贝鲁特的念头？”

艾莲叹气。“不，”她扯着及肩的头发。“任谁都阻止不了米契追逐新闻的热忱。”她甚至不愿去想，为了永无止境的新闻追逐战，他曾多次

突破宵禁，在军事占领区出生入死。

伊丽凝视她良久。整齐的短发使艾莲眼中的忧伤更形明显。“他被绑架至今，将近有五年了，艾莲。绑匪公布那张照片，也是三年前的事了。”

三年前，绑匪发表一份声明，宣布康米契因犯下亵渎伊斯兰教之大罪而被处死的消息，并附有一张男尸照片，尸体布满弹孔。虽然照片有点模糊，无法明确辨认，而且尸体未曾寻获，国务院仍据此发布艾莲丈夫的死讯。

“艾莲，哀伤也得有个限度，该是为自己过日子的时候了。”

“我知道，可是——”

“别告诉我你要重新考虑与约拿的婚事。”

哈约拿是她哥哥的好友，也是九个月前她聘请来整修她维多利亚式房子的建筑师。他的冷静与锲而不舍的态度，打破艾莲五年来的心防，进而说服她与他一起开创人生。

“当然不是。”

“那就好。像他这么好的男人可不多哟！艾莲。”

“我知道。”

“就算他不同意让你的前任婆婆替你办一场订婚仪式，我也会这么说。唉！我真的很希望你能让我向我的客人宣布今晚邀他们来的真正目的。”

“我想，能瞒新闻界多久就瞒多久。”艾莲低声说。“约拿不是不知道，你与我的关系何止于婆媳。”

艾莲 12 岁那年夏天，母亲费梅莉死于癌症，母亲的好友康伊丽却义不容辞地担起代理母亲之职，引领她度过少女的叛逆岁月，向她解释月经对女人的意义，陪她买胸罩，在她参加舞会没人邀舞时替她拭泪，送她一件美得令人窒息的白色透明硬纱裙作为高中毕业礼物。

伊丽总是在她身边，必要时奉上两句忠告，打打气，或只是竖耳倾听。在米契被绑架的头几个月，若不是有伊丽的撑持，她可能没有勇气活到今天。

“约拿是好男人，艾莲，”伊丽重复道。

“我知道。”

“他会是个好丈夫。”

“我知道。”

“而且从他疼爱他侄儿的模样判断，毫无疑问的，他绝对会是个好父亲。”

米契被绑架后，她一度放弃生小孩的念头。但近一年来，或许是因为她与约拿的感情逐渐稳定，或许也因为她已年届三十，有感生理时钟加速，艾莲想当母亲的欲望愈来愈强。

最近她常在公司附近的华尔顿公园用午餐，一边观看孩童玩耍。今早于上班途中，她目睹一

名年轻母亲小心翼翼地给婴儿喂奶，一时情绪激动，母爱的天性油然而生，因而整个早上胸脯胀痛不已。

“米契和我原本打算生小孩，”她闭起眼，惆怅地说，“他说希望生个像我一样文文静静的大眼睛女孩。可是我喜欢男孩，一个金发、胆识过人的小米契。”

“如果像米契，你还没过完 26 岁生日，就已为他担心得满头灰发了。”伊丽拍拍自己的银发。

“但每分每秒都爱着他。”艾莲从黑缎手提包中掏出薄绢，擦拭眼眶下的泪珠。“老天，我今晚是怎么了，再不振作，约拿也许会拒绝跟一个爱哭的女人结婚呢。”

“什么话。约拿才不是那种经不起考验、没责任心的男人。相反的，他是耐心十足的实践家，不论他的选择是好是坏。从他过去九个月来对你的勤加安慰，就看得出来。”

“对我勤加安慰？听你的口气好像我只会成天以泪洗面，过着隐士生活似的。其实过去五年我到全国各地演讲，到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先后与两名总统和三名国务卿见面。另外，我也和法国总统见过面，并私下谒见宗教领袖。这还不够，我甚至跳出教书匠的象牙塔，投入另一种曝光率较高的行业。”

帮助艾莲开展新事业的是她姑妈怀梅莉。梅